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刑法略

歷代刑制 明上

明之刑制理刑之官內則有三法司曰刑部曰都察院曰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糾察大理寺主駮正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衛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諸曹及兩京州郡亦分隸之按察名

提刑益在外之法司也參以副使僉事分治各府縣事凡詞訴必自下而上有事重而迫者許擊登聞鼓四方有大獄則受命往鞫之凡決獄歲疏其名數以聞曰歲報月上其拘釋存亡之數曰月報獄成移大理寺覆審必期平允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修葺囹圄嚴固扃鑰省其酷濫給其衣糧囚病許家人入視脫械鎖醫藥之簿錄俘囚配沒官私奴婢咸籍知之官吏有過並紀錄之歲終請湔滌之以名例攝科條以八字括辭議以准皆各

其及即者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盜賊籍産不入塋墓籍財不入支度宗人不即市宫人不即獄悼耄疲癃不即訊凡死刑即決及秋後決並三覆奏兩京十三布政司死罪囚歲讞平之五歲遣官審録寃滯霜降録重囚會五府九卿科道官共録之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夏月熱審免笞刑減徒流出輕繫遇歲旱特旨録囚亦如之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

先後互異其法初嘗納銅又嘗納馬後皆不行惟納鈔納錢納銀嘗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為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凡獄囚已審錄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因淹滯至死者罪徒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後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

親檢毋得委下僚其法之不衷古制者有廷杖有錦衣衛鎮撫司有東西廠廷杖始於太祖然非定制後世因之不廢錦衣衛者世所稱詔獄也凡天下重罪逮京師者收繫其中其全刑有械有鐐有棍有拶有夾棍五毒備具鎮撫司職理獄訟初置一司與外衛等後添設北司而以軍匠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東廠者立於東安門北令中官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姦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後又別設西廠所領緹

騎倍東廏勢遠出衛上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吳元年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詳定律令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賜坐講論以求至當十二月書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則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

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刋布中外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作律令直解頒行郡縣使家喻户曉焉洪武元年詔曰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未為平允中書省宜重講究務從中典決重囚須待秋後毋非時以傷生又諭省臣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常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却其奏不行又

令自反叛外其餘罪犯止沒田産孳畜十二月置登聞鼓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寃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即引奏後移置長安門外六科錦衣衛輪收以聞旨下校尉領駕帖送所司問理蒙蔽阻遏者罪之三年六月詔自今武官有犯非奏請不得逮問四年十一月命自今官吏犯贓者罪無貸五年二月命有司於內外府州縣及鄉之里社皆建申明亭凡境內人民有犯者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戒六月定宦官禁令

凡內使於宫城内相駡詈者先發理屈笞五十後發理直者不坐其不服本管鈐束而詆駡者杖六十內使駡奉御者杖六十駡門官監官者杖七十内使於宫城内相鬬毆者先鬬理屈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内使有心懐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

首者賞銀三百兩又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冒犯國典乃作鐵榜申明禁令除親屬别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六年正月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詿悞許以俸贖始此）八月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按更定親屬相容隱律刑志作洪武五年事實錄作六年八月今從實錄）閏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其篇目一準于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户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襍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

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進一篇帝親加裁定七年二月書成詔頒行之十四年二月詔武官三品以上有犯者奏請得旨乃鞫之四品以下有犯所司逮問定罪議功請旨裁決若文職有犯干涉武官三品以上者亦須奏請毋得擅問四月敕刑部自今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榜示其過於門果能

省身改過則除之不悛者論如律十五年三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掌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衛司推勘八月詔自今天下郡邑申明亭惟犯十惡姦盜詐偽干犯名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於亭其餘雜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悉除之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十月敕刑部申明越訴之律凡軍民訴戶婚田土作姦犯科諸事悉由本屬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

輒赴京師亦不許家居上封事違者罪之又詔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仍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十六年命刑部尚書開濟等定詐僞律條及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又敕天下州縣官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以聞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達刑部定擬或準工贖罪或奏聞遣官審決凡諸司獄訟當詳審按律決遣毋得淹

禁按明初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其徒罪以上具獄送行省由是或州縣受賕或省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洪武九年乃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讞革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須轉發其有違枉者御史臺按察司糾劾之然罪無輕重州縣皆得專決一時雖便久必滋弊殊非慎刑之意至是因有此命

十七年十月定土官犯罪律凡土官選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世襲者所司不許擅問先以干證之人推得其實定議奏聞杖以下則紀錄在職徒流則從之北平著為令閏十月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又建三法司

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命之曰貫城十八年命刑部錄內外諸司職官犯法罪狀明白者揭於申明亭以示懲戒十月頒大誥於天下上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姦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為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藏大誥者罪

減等二十年正月以治錦衣衛者多非法凌虐命取刑具焚之出繫囚送刑部審録詔内外獄咸歸三法司詹微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並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一年二月命自今有司官凡入流品以上犯罪者皆須奏聞方許逮問又詔謀逆姦黨及造偽鈔者沒貲産丁口以農罷耕牛給還之凡應合抄劄者曰姦黨曰謀反大逆曰姦黨惡曰造偽鈔曰殺一家三人曰採生拆

割人為首其大誥所定十條後未嘗用也復讐惟祖父被毆條見之曰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應死已就拘執其捕者擅殺之罪亦止此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二十二年八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按更定大明律刑志及本紀俱作洪武二十二年事惟藝文志作二十八年攷王圻續通考亦

系其事於三十年五月彼此互異按刑志云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行天下然則續通考所載乃頒行之日藝文志所載或成書之年耳今並識於此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凡三十卷為條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二

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廐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鬬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又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爲一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爲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

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為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為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有總徒四年遇例減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斬絞雜犯減等者流有安置有遷徙去鄉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為民徒流之外有充軍絞斬之外有凌遲皆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

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

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荆條為之皆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荆條為之臀腿受笞杖訊杖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為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為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輸作重三斤又為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

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為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為婚姻大惡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

議勤曰議貴曰議賓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者如罪應加者必贓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贓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絞斬之別即唐律稱加就重條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稱日以百刻條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即唐律老小廢疾條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

取上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即唐律罪非十惡條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罪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即唐律同居相容隱條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叙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問采唐律或更定新制書成太祖以諭太孫太孫請更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又請凡與五倫相涉者定

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二十三年十二月諭刑部尚書楊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二十四年禁罪人誣引善良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笞杖就決徒流遷徙充軍雜犯死罪解部審録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允監收候決其決不待時重因報可即奏遣官往決之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不當將當該

官吏奏聞謂之照駁若停疑讞決而囚有番異則改調隔别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九卿鞫之謂之圓審至三四訊不服而後請旨決焉又制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陜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内府一付該管百户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陜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隷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

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
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烟瘴地面極邊
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者罰及子
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二十八年九月頒皇明
祖訓禁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
按本紀禁用黥刺剕劓之刑作六月事頒皇明祖訓作九月事攷祖訓首篇具載禁用黥刺條似不應分隸從志爲優
三十年命部院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
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五月作大

明律誥成上以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因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又定會官審錄之例初制有大獄必面訊十四年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至是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論罪囚諭刑部自今論囚惟武官死罪親審之餘俱以所犯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

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間及駙馬雜聽之錄寃者以狀聞無寃實犯死罪以下悉論如律惠帝建文三年十二月詔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有司繫治成祖即位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又定功臣死罪減祿格永樂元年二月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凡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又定誣告法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

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三年三月定制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僅十之一上諭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聽其宂死者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發遣八年七月申棄子不育禁有犯者兩隣並

罪之九年九月諭法司凡死罪必五覆奏十一月刑科曹潤等言昔以天寒審釋輕囚或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九百三十餘人乃詔徒流以下三日內決放重罪當繫者恤之無令死於飢寒十一年正月諭通政司禮科給事中凡朝覲官境內災傷不以聞為他人所奏者罪之又令除公罪依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徒流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十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齎璽書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十二年七月詔六師入關有踐田禾取民畜產者以軍法論十六年十月下令京師凡盜馬者斬十二月嚴官吏犯贓之禁十七年十二月令自今在外諸司死罪重囚悉送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十八年二月諭甘肅總兵官陝西行都司所屬軍士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者就發本地極邊處瞭守煙墩其為事官以下犯死罪者送京師是年始設東廠命中官刺

事仁宗即位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産地計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赦十月命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通政六科於承天門録囚著為令十一月詔有司凡被災不即請賑者罪之立赦條三十五盡除永樂年間弊政凡先朝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凡以赦前罪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洪熙元年三月詔自今論囚悉依律擬罪或有朕過於嫉惡法外用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文

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除謀反及大逆者餘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法告誹謗者勿治　按仁宗此旨命學士楊士奇等以詔書行之永為定制似亦知慎刑之道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法令之當否詳審至於再三斯已可矣必令法司往復五奏徒滋煩冗且詳求庶獄輕重本無適情即介於微曖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其平或集議以衷於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開其漸云云仰見

鑒空衡平得欽恤之要領若仁宗者則未知救法之本矣

宣宗宣德元年五月定貴州

土人斷罪例雜犯死罪就彼役作終身徒流遷徙者依年限役之應笞者役五月應杖者役十月畢日釋放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又令多官覆閱重囚毋致枉死江西按察司黃翰言民間無賴之徒好興詞訟輒令老幼殘疾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加罰乃可因定老幼殘疾男

婦罰鈔贖罪例三年八月令犯姦婦女照例用刑四年二月諭三法司凡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為妻一切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決悉送京師如律訊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制六月罷文職犯贓贖罪例十月以天氣冱寒敕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五年五月命追奪贓吏誥敕著為令閏月敕內外諸司久淹獄囚有罪之六年十一月分遣御史往逮貪暴中官袁琦等十一人尋

命棄市榜其罪示天下七年二月親閱法司所進繫囚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舂審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實犯死罪外悉早發遣且馳諭中外刑獄悉如之八年三月諭内外優恤軍士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九月遣官録天下重囚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九至五十一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刑法畧

歷代刑制 明下

英宗正統元年正月命自今各處奸徒以婦女殘疾老幼誣告平民者追坐壯丁又令重囚三覆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臨決時囚有訴冤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

馳赴市曹暫停刑二年九月令盜賊株連者勿捕三年三月令婦女非犯奸惡殺人及毆罵舅姑不孝等罪並毋提問四年八月勑令後法司論獄有安援重律者以變亂成法罪之又定直省決遣之制徒流就彼決遣死罪以聞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則輕重失倫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

以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六年正月命六品以下官有犯聽分巡御史按察司並分司取問四月以災異頻見勅遣三法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時評事馬豫言臣奉勅審刑竊見各處捉獲强盜多因讐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證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録有傷死者毋得准例陞賞詔從之八年七月定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

通具前後所犯以聞九年山東副使王裕言囚當會審而御史及三法司官或踰年一會囚多瘐死因命審例仍舊復如詳審例選按察司官一員與巡按御史同審失出者姑勿問涉贓私者究如律十二年命民以後妻所携前夫之女為子婦及以所携前夫之子為壻者並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景帝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為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

遞加至杖百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五年二月大理少卿薛瑄言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勑自今法司問獄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英宗天順三年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歷代遂遵行之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為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又戒法司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許與辯理時帝召李

賢屏左右問時政得失賢因極論官校提人之害帝然其言陰察皆實又緝弋陽王事虛乃深戒之然是時指揮門達鎮撫逯杲怙寵賢亦數為羅織達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督並以獲多為主千戸黄麟之廣西執御史吳禎至索獄具二百餘副天下朝覲官陷罪者甚衆杲死達兼治鎮撫司搆指揮使袁彬繫訊之五毒更下僅免朝官楊璡李蕃韓祺李觀包瑛張祚諫萬鍾輩皆鋃鐺就逮冤號道路者不可勝記憲宗即位勅三法司中

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滌其後歲以為常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四年二月命分別賭博輕重等差時獲賭博者四十餘人命枷項示衆仍榜禁之已而犯者復三十餘人有不勝苦至死者刑科給事中毛宏等奏其中情犯亦有輕重怙終之徒固不足惜愚民不知榜例一時誤犯致死可憫乞勅法司分為三等從之五年南大理評事張鈺言南京法司多用嚴刑迫囚誣服其被糾者亦止改正而無罪

甚非律意乃詔申大理寺參問刑部之制六年刑科給事中白昂言凡盜處決例于行刦所在梟首示衆其在京城關廂行刦則免然輦轂之下情犯尤為深重亦須梟首于京城百里外衝要處示衆庶令嚴知警部院議從之七年勅令後官司于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毋許罰物十年都御史李賓言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皆誕妄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備錄其書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又當決囚冬

至節近特命過節行刑既而給事中言冬至後行刑非時遂詔俟來年冬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遲延獄詞僉事尚敬劉源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刑獄重事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為未得其情者言耳茍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盜賊贓仗未真人命死傷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

審勘有無故失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為民十三年正月置西廠令官校刺事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左右為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于東安門北令嬖暱者提督之至是時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 伏讀

批通鑑輯覽曰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于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廠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覃力明欺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輩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

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厰衛乗時竊柄日漸恣肆以底危亡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聖訓煌煌可為萬世人君信任宦官者戒矣十四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毋關白本衛即衛所行下亦徑自上請可否衛使毋得與聞故鎮撫職卑而其權日重又定諱盜罪例凡盜賊竊發所司隱匿一二次不報者停俸三次者戴罪俱捕盜如故若四次以上者奉請降等敘用十五年南京巡撫王恕言在京書坊刋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

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七年命司禮太監一員會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審録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内守備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輒大審案内官同法司録囚始于正統六年命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文審行在疑獄勅同内官興安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往南京勅亦如之時雖未定五年大審之制而南北内官得與三法司刑獄矣成化八年命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兩京會審而各省亦有恤刑之使至是命太監懷恩同法司録囚嗣後五年一舉大審之例乃定凡大審録齋勅張黄蓋于大理寺為三尺壇中

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唯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違忤伏讀

批通鑑輯覽曰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陵夷已非一日但熟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而以會讞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仇隙或受屬託而欲置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與閹寺序次尊卑有關國體乃以刑餘醜豎竟令其張蓋踞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褻班聯更不可問

聖訓昭垂可見為人君者詒謀不善禍且不可勝言若英憲二宗者寧得辭作俑之咎耶　十九年十月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至百

貫者當絞斬罪雖係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難准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可纂定竊盜三犯罪例條實錄作成化十九年事刑志隷弘治十三年誤今據實録改正

孝宗弘治元年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近者中外提人止憑駕帖既不用符真偽莫辨姦人矯命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命復行之時有呂梁山等四人坐竊盜殺人死遇赦都御史

馬文升請宥死戍邊帝特命依律斬之又知州劉槃坐妖言罪斬以王恕爭得長繫六年五月令審錄錯誤者以失出入人論罪其受賄及任已見者以故出入人論罪閏五月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為傷心請凡拷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

死不實者並治其醫詔從之十二年正月巡撫彭禮言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凡遇盤查每石准開耗一升三年准三升三年之外不准開耗若虧折不及百石者從常論罪責償其侵盜等項虧折百石以上者從重論罪帝從之十三年二月刑部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奸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多引例以便已私而律寖格不用于是命尚書白昂等會

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以聞帝從之十四年定贖罪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人犯並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十七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言會審重囚坐妖書惑衆者甚多與其誅于已犯不若禁于未然乞勅榜諭有收藏者許

半月内首告官司有私錄厥罪惟均從之又定訐告原問官罪例先是成化間定議凡訐告原問官司者𣪍究得實然後逮問至是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揮周愷等怙勢黷賄愷等遂訐良臣詔下南京法司逮繫會鞫侍郎楊守隨言此與舊章不合請令後官吏軍民奏訐牽緣别事摭拾原問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問結虚詐者擬罪原問官枉斷亦罪詔如所請十八年二月南京刑部奏决不待時者三人大理寺已審允下法司議

謂在京重囚間有决不待時者審允奏請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監候會審南京無覆奏例乞俟秋後審竟類奏定奪如有巨惡難依常例者更具奏處决請著為令從之武宗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審事例行于在京而畧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審囚三法司皆會審其在外審錄亦依此例詔可又命邱聚領東廠復設西廠以命谷大用按成化十三年設立西廠行之數年大學士萬安奏請革

去帝從之至是復設焉皆劉瑾黨也兩廠爭用事遣邏卒刺事四方于是無賴子乘機為奸天下皆重足立三年改惜薪司外薪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内辦事廠命劉瑾領之京師謂之内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創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尚寶卿顧濬副使姚祥等俱不免瀕死而後謫戍御史柴文顯汪澄以微罪致凌遲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五年瑾以謀反伏誅西廠

內行廠倶革獨東廠如故時寃獄衆多大學士李東陽等因風霾上言請王府逃校窩主隣右連累者乞釋放傾使假銀偽造印信舉放私債乞照本律問罪餘皆放免充軍正犯已故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遣死罪重訴三次者乞免加罪婦人無夫者乞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産除重罪外乞免入官兩京見監罪囚乞照熱審事例奏奪文武官罰米家貧者乞展限仍免倍納各處獲盜數多不無寃抑乞令研審無得妄希陞職免罪從之

十年六月詔凡侵盜部解官物照侵盜倉庫科斷十六年十二月禁武臣濫刑御史姚謨言各將于所轄官軍除臨陣退縮許用軍法外其餘有犯只用常刑如酷用非刑致損人命聽撫按糾舉論罪世宗即位因日精門災疏理寃抑又革錦衣衛傳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復諭緝事官校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强盜重事他詞訟及外州縣事毋得與嘉靖元年錦衣衛千户白壽等齎駕帖詣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

兩人相爭並列上命檢成弘事例以聞濟復言自天順時例即如此帝入壽言責濟以狀對二年十月令決囚務于未刻前畢事凡決囚前期一日該科覆奏畢即給駕帖取囚赴市行刑限未刻前畢事如有鳴鼓訴冤許三覆奏前封進奏後無得輒受違者坐罪五年九月申明訴冤之例凡民人冤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投遞有擅入禁門叫訴及摭拾辱罵原問官及挾制官吏者並主使之人俱重治其罪六年侍郎張璁等言祖

宗設三法司以糾官邪平獄訟設東廠錦衣衛以緝盜賊詰奸宄自今貪官冤獄仍責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亦必送法司擬罪詔如議行又勅有司凡獄囚逮繫日月並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而黜陟之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為民雖才守可觀不得推薦凡内外問刑官惟死罪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朴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

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筝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嫩杆不去稜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七年罷官校提人之例詔僞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又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八年詔令後官吏犯枉法贓者追贓入官仍問軍發遣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亦照例為民其故禁故勘者論如律十年令每年熱審並五年審錄之期雜犯

死罪准徒五年者皆減一年十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議鬬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笞部臣言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請仍如條例詔依部議自今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擬議奏請定奪二十二年定制文書以印信為重押字次之今後盜用印信即無押字俱坐杖流若止犯押字不必槩用前律如有詐為衙門關

防俱比各衙門印信擬罪凡盜用棄毀偽造悉與同科二十三年刑科羅崇奎言五六月間笞罪應釋放徒流應減等者亦宜如成化時欽恤枷號例暫與蠲免至六月終止南京法司亦如之報可

案熱審始于永樂二年止決遣輕罪命出獄聽候尋并寛及徒流以下成化時始有重罪矜疑輕罪減等枷號疎放諸例其例每年自小滿後十餘日司禮監傳旨下刑部即會同都察院錦衣衛題請通行南京法司一體審擬具奏京師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終止南京自部移至日為始亦滿兩月而止

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勅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

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詔有任情妄引者重治二十九年定制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甎納米納料等項贖罪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與軍

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四十三年定坐贓不及百兩產絕者免監追穆宗隆慶二年勑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令後有犯非係姦情者不得引用五年定贓銀止十兩以上監久產絕或身故者熱審免追釋其家屬又命以大明律諸家注解折中定論纂輯成書參以續定事例附列條例之後刊布中外以明法守併勑中外有司及今科進士

各熟讀之神宗萬歷二年罷歲遣清軍御史并于巡按民獲稍安又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于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即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三年命今後三營官軍有犯非命盜事情須關白總協大臣不許巡城御史竟自勾攝四年勅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並兩犯徒律應總徒四年者各減一

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五年勅有司有隱匿盜情反累失主者參奏重治六年詔京城内外錢法壅滯重困小民令再行申飭各地方有犯私鑄及倡言阻撓者除為首依律論死餘各問罪不貸七年改侵盜錢糧加侵盜邊海錢糧一倍者罪照邊海事例著為令十二年嚴私行披剃之禁凡披剃年四十以下并無度牒者放歸農或遁還本籍或收入里户私會者坐以左道惑衆之律十三年命刑部尚書舒化等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

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
關者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凡三百八十二條刋布中外
又申明刺字事例凡盜賊犯徒罪以下者不問贓數多
寡並從刺字監守常人盜二條據律各載刺字之文而
滿貫罪至斬絞者從無刺字之例勑今後除各盜犯該
徒罪以下刺字外其雜犯斬絞准徒者俱照舊免刺十
五年因御史吳時來言令在外兇惡至于殺父者御史
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即時處決其死者下府

州縣戮其屍熹宗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領廠事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之徒專以酷虐鉗中外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隷役悉取給于衛最輕黠獧巧者乃撥充之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

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衛之法亦如廠然須具疏乃得上聞愍帝即位誅魏忠賢而王體乾王永祚鄭之惠李承芳等相繼領廠事告密之風未嘗息崇禎十一年冬以彗見停刑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詔刑部五日具獄又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三千里外為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為率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隣如衰痼老疾准發口外為民十四年刑部尚書

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畫一為是然時方急法有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十五年御史楊仁愿極陳廠衛之害復切言緹騎不當遣帝為諭東廠言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緝并戒錦衣衛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廠衛益甚以訖於亡

臣等謹案明之刑制太祖懲元季廢弛用重典以矯時之弊厥後定大明律例亦頗詳盡然胡藍之

獄株連四萬餘人得毋已甚乎成祖初立因忠正不附大肆誅戮吏尚深刻蓋欽恤之意渺矣仁宣之世頗事寬厚英憲而後任用中官如王振劉瑾汪直魏忠賢之徒相繼擅權廠衛恣橫專事羅織戕害善類延及無辜刑罰不中皆委任非人之故也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

刑法畧七

赦宥 唐 五代 宋

唐制赦令凡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内未送者並從赦降原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依輕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凡流配人在道赦計程過

限者不得以赦宥謂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還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徒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高祖武德四年帝躬錄囚徒以入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七月以王世充竇建德既平大赦天下時赦令已下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

治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茲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更新因何既赦除復徙之且世充尚蒙寛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帝從之太宗貞觀初殿中監盧寛持私藥入尚食厨所司議當重刑帝曰止是錯誤不解遂赦之五年帝以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録狀奏自是全活者衆六年十二月帝親録囚徒憫死

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帝嘉其誠信悉赦之按唐太宗縱囚之事當世史官固稱為盛德之感而歐陽修著論亦謂可偶一為之伏讀御製讀歐陽修縱囚論直揭太宗設詐沽譽之隱微並以正修之立言不可以辭害義仰見知人論世允昭天下萬世之成憲恭識于此十五年七月宥周隋名臣及忠烈子孫貞觀以後流配者武后長壽二年有敕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侍御史徐有功深以為不便乃奏曰

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寛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啟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於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令赦前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即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臣愚竊為陛下不取天冊萬歲元年九月加尊號大赦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言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户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

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當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令後宜節於赦使黎民知禁姦吏肅清武后頗嘉之（按唐書武后紀是年正月加號改元證聖大赦九月加號改元天册萬歲大赦劉知幾此奏通鑑繫正月通考繫九月今從通考）

玄宗開元十年八月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帝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寺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後以非罪

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遠荒帝許之按此條通考繫開元十八年通典係開元十年八月考通鑑所載年月亦與通典同今從通典天寶十三年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宏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肅宗至德二年九月郭子儀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

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帝遽使赦之十二月克復兩京赦天下惟與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代宗大歷五年三月赦京畿繫囚命盡釋魚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勿有憂懼帝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為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偽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諫者常諷帝政寛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

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投縣請罪敕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之心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十二年七月敕令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宜從到任後經五考滿方許量移如未滿五考遇恩赦者從節文處分如犯十惡大逆贓賄緣坐者奏取進止敬宗寶歴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羣臣上徽號大赦天下時李紳貶官李逢吉惡紳不

欲紳量移乃於赦書節文内但言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者宜與量移翰林學士上疏論列云不可為李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逐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則乖曠蕩之道也帝遽命追赦書添改之穆宗長慶二年四月雲陽縣角觝力人張莅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往徵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得年十四持木鍤擊莅首破三日而卒刑部奏覆敕曰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為父可哀

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可減死罪一等文宗太和六年五月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而亡竄官捕其父囚之興歸待罪有司京兆尹杜悰中丞宇文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奬請免死詔兩省參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興不可免帝竟從悰等議免死杖流靈州按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興因醉殺人始而亡竄繼因父被囚復歸自首雖有不忍陷親之心究與捐軀救父者不同若遽以為孝而免死恐凶慕之徒反得假此以倖生典刑其謂之何文宗之從悰議特婦人之仁也豈可為訓哉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盧商

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畿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求寛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含寃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一月赦軍士逃亡為盜者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没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多亡乃命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逃輒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至是赦其罪聽還

鄉里盜減什七八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祀南郊大赦按洪邁容齋隨筆云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正得其中當分據之時乃能如此亦可取也時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百姓怨望

晉高祖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以為自古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有罪者幸免無罪者銜冤冤氣

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弭災也小民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家好行赦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助惡民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高祖納之三月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

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要本道量遷職名而已按馬端臨文獻通考云赦之為言宥有罪之謂也後來之赦非獨宥罪而已又從而推恩焉於是有罪者幸免無功者超遷刑賞俱失皆由於赦其無益而有害也明矣九月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赦之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敗奔廣晉

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按司馬光通鑑論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彥珣之罪三靈所不容高祖赦其叛君之罪而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此論最為得中迺徒以赦令為言不欲失信於天下使梟獍之輩靦然人世不亦深可慨哉

出帝開運三年八月濮州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趣馮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

皆有若盡其法恐人人不安乃敕免死削官爵流房州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六月改國號赦罪人蠲民稅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改元大赦凡犯竊盜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條制施行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者無論强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除之二年三月大理卿

蕭儼惡范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寛宥儼由是得免四月帝自將討兖州慕容彦超自殺帝欲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世宗顯徳三年四月帝嘗怒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帝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于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

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觧乃宥之四年二月帝耀兵於壽春城北唐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等作表舁仁贍出城降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𧇊赦州境死罪以下宋赦宥之制遇非常覃慶則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雜犯死減等而餘罪釋之流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罪至死者其恩霈所及有止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

州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初太祖乾德元年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後犯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毋令冐法是後將祀郊丘必申此詔開寶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改元自是三年而郊必加恩肆赦以為常制凡赦十惡殺人官吏受贓者皆不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郊大赦詔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即登極赦京朝幕府州縣官犯入已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六年十一月因郊禮議赦有

秦再思者按秦再思通考作秦思今據續通鑑改正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帝善其對赦宥之議遂定端拱元年正月大赦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晃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叙用帝曰晃等贓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真宗咸平二年詔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為盜劫自今不在原免之限景德二年十一月大理寺

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按多不精詳冀於赦覆延留以俟
恩宥請自今有侵損贓私事狀明白公然抗拒當赦退
者即具情實定斷以絶僥倖詔可天禧元年正月上玉
皇聖祖寶冊大赦時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上言伏覩
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臣今所部州軍過誤而
被宥者雖多竊害而蒙釋者亦衆望自今應有知赦在
近而故為罪戾及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遞
減一等赦前殺人劫財赦後雖不復為若因事捕獲決

配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擄劫財貨已依赦配本城者如更犯逃亡飲博之罪依禁軍例科斷其重罪該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長吏籍其犯由若再黷憲綱不以罪之大小禁錮奏裁其州縣官吏侮刑受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警戒帝覽而嘉之仁宗天聖五年馬亮上言朝廷雖有詔自十月後犯强竊盜者郊赦不原而法官斷獄乃言終是會赦多所寬貸惠姦宄失詔旨遂詔已下約束而犯劫盜及官典受贓勿復奏悉論如律

七年春京師雨彌月不止仁宗謂輔臣曰豈政事未當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縣至於再京師至於五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決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氣遂命赦天下寶元元年九月詔應祀事已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至和二年八月赦京輔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熟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姦

猾為過指以待免況再赦三赦乎請自今罷所謂歲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時帝尤惡人告訐陰事一時士大夫亦習為惇厚而小人秉間密上書疏人過失又數按人赦前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減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類此者請以故違制書坐之其後御史吕誨復以為言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外託公言内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

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事殆非慎
命令重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
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事之官宜務大體非關
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舉察神宗即位以中外臣僚
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詔內外言事按察官
司勿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糾違制之罪知諫院
司馬光上言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固非
一日所為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

再三者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刋去言事兩字光論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曰若言之得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于中書熙寧七年二月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歟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

乃止按洪邁容齋隨筆云安石生平持論務與眾異獨此說為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置杵臼內擣碎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已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為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據此則赦雖寬典然行之太數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八年編定廢免人敘格常赦則郡縣以格敘用凡三期一敘即期未滿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贇父為人毆死贇幼未能復讐幾冠刺讐斷支首祭

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讐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
詔貸死刺配鄰州六年郊赦大理少卿劉衮言赦書以
赦降日昧爽以前為限非次恩霈人難預期請依德音
例以赦到日為限從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省言當官
以職事曠瘝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
更始雖刼盜殺人亦蒙寛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
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按宋史刑志此句官上脱去字所留尚多所删尚少請更删改存留從之六
今據文獻通考增入

年以上清儲祥宮成將肆赦樞密直學士王巖叟言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八年門下侍郎韓維言請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並依當時決遣獄訟不減日限具情重難釋者别為一等奏斷從之元符三年中書省言元祐編敕惟傳習妖教託變幻之術及故盜決河堤堰不以赦降原減餘犯一再遇非次赦或兩經大禮者聽從原免元符新敕删去遂

使犯法者無由自新詔依元祐法徽宗政和五年知興仁府夏鰭言諸路奏獄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並坐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即作鬬殺情理減等流配是不遇赦者為幸遇赦者為不幸請自今雖遇赦亦令奏裁從之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尚書右僕射李綱上疏言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詔班

其議於朝又皇長子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冐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廣示徳意帝從之紹興二十五年郊赦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縁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廼因郊祀赦曠然與之昭雪或除罪籍

或復原官究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至於姦贓狼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者亦復巧飾詞理咸以違忤權臣為詞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啟僥倖之門此正清議之所不容也又况此曹嗜利之人未易悛革倘再臨民杜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請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原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原斷條法施行詔刑部看詳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原因論訴按發鞫勘贓證結録别無番異者

並欲具原斷因依告示其餘特放罪或因緣連坐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寃抑者即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二十九年中書舍人洪邁上言請自今凡天下凶盜及雜犯殺人罪應至死而赦之者量地里遠近分配大軍不惟可免逋亡異日生患而此徒輕生好殺既隸軍伍知有洗心自新之路稍加閱習必樂為用孝宗淳熙九年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間詞訟官司按劾多有連及赦前事者復送有司根勘如此則與不曾

經大赦無異非所以示信也請降指揮應今後送所司推勘者止合將大赦後罪犯依法結斷若所犯在大赦前苟非惡逆以上並不許推究從之光宗紹熙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釜言國家三歲一郊霈曠蕩之澤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與令甲牴牾者有失參考乞預飭省部令將各案具到赦文内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見行條法法意寛而條或從窄則改定赦文令舍窄而就寛赦文本寛而法或從窄則明載赦書令舍法而從赦毋

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而傷恩如此則國家曠蕩之澤不為虛文從之五年五月肆赦七月寧宗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閒三行赦放恐有凶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内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黄牒前盖前所未有云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刑法畧

赦宥　遼　金　元　明

遼太宗天顯五年三月皇弟魯呼請赦宗室錫里郎君以罪繫因者詔從之七年八月林牙徳勒賓逸因復獲而鞫之知其事本誣搆釋之會同三年九月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首惡餘並赦世宗時耶律吼有

定策功加採訪使益以實貨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達魯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赦之臣受賜多矣帝曰叱舍重賞請赦族人賢遠甚從之天禄三年正月以蕭翰及公主阿里布謀反翰伏誅阿里布自死獄中詔肆赦景宗保寧五年二月近侍薩喇勒誤觸神纛法論死杖而釋之興宗重熙八年十一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禮大赦按禮志再生儀十有二歲一舉行葢遼祖蘇爾威汗制此禮以發嗣君孝思而玆則皇太后亦行之也追後二十年十二月皇太后又舉此制詔赦天下默爾根達使酒殺人

而逃會永壽節自首特赦其罪十二年七月以樞密使蕭孝忠疐特釋重囚十五年十二月赦大辟以下罪是日為聖宗在時生辰十六年十二月以皇太后疾愈肆赦雜犯死罪減一等論徒以下免十八年十二月有弟從兄為强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其弟道宗咸雍三年六月有司奏新成縣民楊從謀反偽署官吏帝曰小人無知此兒戲耳獨流其首惡餘並釋之太康九年六月詔諸路檢括脫戶罪至死者原之十一月進封梁王延

禧為燕國王大赦天下大安四年十一月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代皆免

金世宗大定二年二月詔前戸部尚書梁球戸部郎中耶律道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凡避賦役在他所者並令歸業無問罪名輕重悉與原免三年五月詔諭契丹餘黨富色克等如能自新並釋其罪五年二月赦河南諸州罪囚以被兵故也四月兩京留守壽王京謀反獄成特免死杖之除名嵐州安置十月尚書奏河中府

張錦自言復父讐法當死帝曰彼復父讐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二十三年大興府民趙某帶酒亂言父千捕告法當死帝曰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人所甚難可特減死一等章宗承安四年二月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赦其罪令居家俟命十一月亳州醫者孫士明擅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紙尾年月摹作寶様朱篆青龍二字以誑市人有司捕治欵伏值赦大理寺議宜照偽造御寳雖會赦不應原參知

政事賈鉉奏天子八寶其文各異若照偽造御寶非本法意遂得赦原宣宗興定元年五月山東行帥府事蒙古綱擅械轉運使李秉鈞法當決秉鈞反詈綱應論贖詔兩宥之二年四月伊爾必斯自潼關之敗逃居柘城為御史臺覺察繫其家屬帝令釋伊爾必斯之罪伊爾必斯不自詣闕遣子上書請圖後效臺臣力請誅之以懲不忠帝曰中丞言是也業已赦之矣乃除名三年四月林州都統霍成以疑貳誣殺降人罪當誅元帥惟良

請寛其罰仍請立護送降民賞格以杜後患帝為之赦

成而命有司頒賞格焉時有誣宗室蘇爾坦殺人者太

學生馬肩龍上書畧曰蘇爾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

臣一介書生無益於用願代蘇爾坦死留為天子將兵

帝問汝與蘇爾坦交厚乎對曰臣知有蘇爾坦蘇爾坦

未嘗知臣蘇爾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乃赦蘇爾

坦哀宗正大元年正月降德音於河南關陜山東諸路

罪無輕重皆與蠲除二年陳和尚隨其兄色埒默在軍

中以事笞萬宜翁宜翁憤死語其妻必報妻以故殺其夫訴臺省且積薪欲自焚陳和尚繫獄者十有八月色埒默入朝帝諭以欲赦之意尋以臺諫言復止及聞色埒默卒始馳赦之且諭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後死節於鈞州天興元年七月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殺北使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詔貰其罪

元世祖中統元年五月以額哷布格反大赦天下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罪囚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疎放限以八月内自詣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八月前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並赦之十三年以平宋大赦天下時監察御史趙天璘上策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實莫大之洪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儌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

啟匪濫之心哉又況大赦之後姦邪未嘗衰止朝脫囹圄夕攖縲絏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國家哀囚徒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騃頻降原赦此葢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外而不能自已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治不難同矣伏望陛下信賞決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内外絶倖則天下可運之掌上矣成宗大徳七年左丞相逹爾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赦之生者苟免死

者負究於福何有帝嘉納之按元世西僧每歲爲佛事必請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謂之都勒斡成宗時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及杖以下者七人厥後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雖大臣有罪莫不假是逭其誅迨仁宗朝始以僧人作佛事命中書省察擇釋獄因又功德使額琳沁以佛事奏釋重囚帝不允時臺省亦疏上請革其弊然終元之世故事相沿迄不能革仁宗延祐五年三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人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宥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

者何幸遂命中書陳便宜行之三年三月命僧誦經十萬部尋勑諸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勑都功德使至京師釋囚大辟二十一人杖五十以上者六十九人文宗天歴三年六月以伊嚕特穆爾等罪詔告中外赦天下順帝元統時布衣蘇天爵疏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數行必致紀綱之多紊近歲以來赦宥太數誠恐姦人貪吏各懷僥倖大為姦利非國之福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歴改元至元統初

歲六年之中肆赦者九蓋敷恩宣澤雖出於朝廷之美意然長姦惠惡誠為政者所當慎也伏願自今以始追法世祖皇帝之所行使中外臣民洗心革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覬天下幸甚

明赦令之制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赦之例此則不赦者亦得原若傳旨肆赦不别定罪

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例太祖洪武元年八月以元都平大赦天下詔赦殊死以下毋非時決囚惟十惡不原二年十二月詔臨洮將士之亡匿山谷者罪無大小並行赦之五年八月命中書省凡指揮千户鎮撫以罪謫在軍伍或降為廵檢者悉令赴京仍録用之其見犯者令從征立功贖罪又諭中書省曰凡犯贓罪者罪雖已赦仍徵其贓赦文内有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之類其詳定以聞刑部奏覆凡謀反大逆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及强盜蠱毒厭魅不赦外其餘輕重咸赦有以赦前事相告訐者抵罪若係官錢糧事須推究罪雖遇原依律改正徵收民間戶婚田産錢債雖已經赦應合改正歸還者並聽追理凡今後官吏受贓遇赦免罪贓並追納其在赦前犯贓事發懼罪逃避及革役發落依律追究奏上制從之

七年十一月詔分別應赦諸人制曰古人謂赦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為生民主恐悖理乖仁脫兇頑於

僥倖長姦佞於姑息有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具陳獄囚若果真犯但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八年正月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帝以出於至性特釋之十一月杭州民有罪當戍其子請代亦釋之十五年正月敕刑部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九月北平民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帝曰

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加罪時沅陵知縣張傑當輸
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老失養帝謂可勵
俗特赦之給事中彭與民坐繫其父為上表訴哀立釋
之且免同繫者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訴夫冤法司請黜
之帝以婦為夫訴職也不罪二十五年天策衛卒吳英
父繫獄英詣闕自陳願没入為官奴以贖父罪帝曰汝
之情固可矜但平日何不勸父使不犯法姑念爾愛父
之至屈法宥之成祖永樂二年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

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老無養願代夫死帝憫其情特宥之四年八月宥强盗初犯不𡨚重法時侍臣有言其寛無以示懲帝曰好善惡惡人情皆同豈本心樂於為惡或迫於饑寒不得已為之且為不善者能改過為善聖人未嘗絶之朕憐其初出於不得已又兾其終能改過耳若再犯必不宥矣七年三月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効力人民雜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九年三月有縣官以贓罪謫戍邉擊鼓陳

情言年逾七十求免帝命宥之十三年正月釋工作因徒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之出於不得已遂令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即位詔曰建文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近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並宥之頒赦令三十五條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年間獘

政凡不便於民者皆援恩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宣宗宣德時寛詔歳下閲囚屢放遣有至三五千人者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寛貸之非常制也憲宗成化元年十一月法司以申明赦例會奏帝命人命故殺者不宥餘皆宥之犯在十惡者罪雖輕亦不可宥官吏貪淫事無顯跡證佐者具奏區處邊遠為民者自天順元年為始於謫所成家業不願回者聽有犯贓追未完者悉免之六年八月以旱澇相仍

詔除兵犯死罪不宥外徒以上降等發落杖以下悉寛宥十三年三月河東知州徐孚為驛丞王佇所奏坐妖言法當斬其妻李氏上疏求代帝矜其情特宥之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時以大報禮成欽恤刑獄法司釋放罪囚一千八百五十五人十六年六月九江府同知姜輅先以嚴酷事覺為廵按御史陳褒所奏都御史王廷相等論輅當遷發帝曰輅所犯在赦前今遷發何也廷相對言去年詔書遷發為民者不言赦宥又有

戶部奏準事例詔所不原皆如律遷發故以此擬畧帝
以畧未經逮問仍令法司議擬以聞於是法司言每詔
書首條明開重罪不赦其餘巳未發覺巳未結正不論
罪名大小咸準赦除今畧未經逮問則事屬理官當如
詔書宥免帝是其議赦畧罪以都察院違詔法司不行
參奏俱切責而宥之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南京刑工二
部以徒犯錢金等援恩詔乞赦各持論不合移刑部議
侍郎樊深等言臣按律令凡徒犯巳至配所者例不許

赦還第徒流著役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律又有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之文則是國家立法之意凡遇霑恩自當别論且詔書所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役之人獨非已結正者乎臣惟國家制法所以立萬世之經使人難犯赦宥所以博曠蕩之恩使人自新今尊行明詔而又膠柱於律令奉揚殊典而又掣肘於常法宜乎其執滯不通也今諸犯罪者既蒙寬宥而此輩獨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

霑殊恩恐非所以昭樂與天下更始之意疏上詔特許放還神宗萬歴十二年二月御史屠叔明請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並宥還鄉於是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放生附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案鄭志所載放生諸條乃全録杜典舊文考杜典於此門類下自注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宥云云今仍用其意例續輯以附見焉

唐憲宗元和九年詔如聞比來京兆府每及臘日府縣

捕養狐兎以充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以後宜並停文宗太和四年詔曰時屬陽和命禁麛卵所以保茲懷生仁遂物性如聞京畿及關輔近地豪家弋獵放縱鷹犬頗傷田苗長吏切加禁察違者捕繫以聞開成二年三月詔曰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鷂及鳥雀狐兎等悉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禁京城及畿內採捕鳥獸羅網水蟲以遂生成永為定制委臺府及本

司切加禁止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五月敕春夏之交長育是務眷彼含靈之類方資亭育之功自此至冬初凡羅網及諸弋獵之具並宜止絶如有違犯仰隨處官吏便科違詔之罪起今後每年至於二月初便依此敕曉示中外

周太祖廣順二年鳳翔路言義州番部買牛入番多是宰殺乞止絶沿路州縣道塗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與番人從之

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牛羊司畜有孳乳者放收勿殺大中祥符三年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長吏申明此旨天禧四年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

遼太宗會同五年五月五日禁屠宰道宗咸雍七年罷獵禁屠殺以置佛骨於招仙浮圖故也

金海陵正隆五年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鵰隼者世宗大定五年詔曰馬者

軍旅所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十四年詔明安穆昆之民不許殺生祈祭章宗泰和二年御史臺奏監察御史史肅言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各校定以聞如禁屠宰之類當著於令也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敕輝和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申嚴屠牛馬之禁又刑制禁令條開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殺者禁之諸郡縣歲正月五月各禁宰殺十

日自十二月至來歲正月殺牝羊者禁之諸宴會雖達官殺馬為禮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與衆驗而後殺諸私宰官馬牛為首杖一百七為從者八十七助力者減正犯二等論罪

明世宗嘉靖初令縱內苑禽獸天下毋得進獻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一